

## 近代幽默小说《何典》的修辞特色

郑庆君

(南京大学中文系,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何典》是一部语言独特风格奇妙的近代白话幽默小说,具有特别的艺术色彩,但由于作者是一位高才不遇的在野才子,描写的是下界的“鬼人鬼事”,且多使用方言俚词、俚俗土语,看似满纸荒诞,难登大雅之堂,因而多被人忽略。

**[关键词]**《何典》;鬼;常规;超常

**[中图分类号]**H1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02)01-0050-04

### 一、关于《何典》

《何典》是一部非常奇特的近代汉语白话小说。清代乾嘉时期人张南庄所作。小说采用幽默的文体,以叙事的形式,借鬼讽世,通过叙述“下界阴山”“鬼谷”中三家村的土财主活鬼一家两代的不同命运,讽刺了现实世界里的各种黑暗和不合理现象。

小说初版于光绪戊寅年(1878年),1926年又由刘复重刊一次。我们这里讨论的文本是2000年12月由学林出版社最新出版的《何典》新注本(鲁迅题记,成江点注,唐西林彩绘)。由于小说的作者是一位在野才子,描写的又是下界的“鬼人鬼事”,且多使用方言土俗之语,难登大雅之堂,因而,《何典》一直被一般人忽略。尽管如此,作为中国幽默文学的经典之一,《何典》却得到过一些名家如刘复、刘大白、胡适、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青睐;1932年鲁迅曾把该书作为中国的八种幽默作品之一推荐给打算编印《世界幽默全集》的日本人增田涉;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先生也自称《何典》是他做嬉笑怒骂文章的范本。

作为近代幽默的经典之一,《何典》无疑是成功的。而这成功的得以实现,主要归功于作者高超的驾驭语言的本领,归功于作者对语言形式的新颖、奇特、超常的追求与实践。小说一反传统的形式,无章无典,不“规”不“矩”,一任作者“胡搅蛮缠”,插科打诨,花样翻新。这从该作的取名便可见一斑:“何典”意即“什么典”“何处之典”“何典之有”“典从何来”……——无典也!作为在野才子的作者张南庄之意图就是要无章无法、无据无典、不落俗套,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打破旧框框,挣脱语法桎梏,创立语言新形式,实现语言的超常与变异。然而,看似满纸胡言,荒诞不经,“鬼话连篇”,稍加玩味,又让人觉得韵味无穷,妙不可言。

翻开《何典》,语言翻新超常,随处可见,限于篇幅,我们无法一一论述,这里,只能截取几个最有典型意义的特点进行讨论。以下,我们就从语用修辞的角度,来分析《何典》的这几个语言特色。

### 二、断取:冗余中有残缺

所谓“断取”,就是“断章取义”。一个语言片段,编码者利用或斩头或去尾的方法任意截取其中的个别字词来“做文章”;接受者在对它进行解码的时候只能“取其一,不计其余”,否则,就会上当受骗或者不知所云。比如:

(1)果然犯实了症候,莫说试药郎中医弗好,你就请到了狗咬吕洞宾,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第三回,新注本,下同)

(2)形容鬼道:“你是个好人家因大细,家里又弗愁吃弗愁着,如何想起这条硬肚肠来?即使要再嫁,也该拣个梁上君子,怎么想嫁那刘莽贼?(第四回)

(3)活死人不敢与拗,只得拿了一把班门弄斧,走出门去。(第六回)

“请到狗咬吕洞宾”“拣个梁上君子(再嫁)”“拿一把班门弄斧”三个语言片段的组合显然都有问题:或语法上不能搭配(1、3例),或根据上下文,语义上有矛盾(例2)。作者并非不懂这番道理,但在这里故意反常,就是运用了“断取”的手法,目的是为追求语言的变异,以获取常规语言形式下不具有的特殊效果。我们理解这些语言片段的时候只能采取“断章取义”的方法,舍弃其中的部分词语,将三者分别取义为“请吕洞宾”“拣君子(嫁)”“拿一把斧”。

这种断章取义的方法虽已成为现代修辞上的一种常见方法,但在近代白话小说中还是并不多见的。然而,《何典》对此手法的运用已是比比皆是了:

(4)那活死人已有十几岁,出落得唇红齿白、粉玉琢的一般,好不标致;更兼把些无巧不成书,都读得熟滔滔在肚里。(第五回)

(5)活死人看这道士时:戴一顶缠头巾,生一副吊蓬面孔,两只胡椒眼,一嘴仙人黄牙须;腰里绉纱搭膊上,挂几个依样画葫芦。(第六回)

(6)道士道:“为人在世,须要烈烈轰轰……你去寻着他,学成了大本事,将来封侯拜相,都在里头。”说罢,化阵人

来风，就不见了。(第六回)

(7)轻骨头鬼听说，便拿了一把两面三刀，飞踢飞跳去了。(第九回)

(8)那轻骨头鬼在城中，得知信息，自料孤掌难鸣，不能救应，欲回山报信。……看见路旁有一大堆柴料，便心生一计，上前放了一把无名火。(第九回)

(9)下首是苦恼天尊，信准那个冷粥面孔，两道火烧眉毛上打着几个捉狗结，一个线香鼻头……(第一回)

(10)正在说笑，形容鬼忽觉一阵肚肠痛……道：“……这里可有应急屎坑的么？”和尚把手指着，道：“相公从这条肉弄堂里进去，抄过了弄堂便是。”(第一回)

(11)活鬼道：“……只是寻那块屋基地，又要好风水，又要无关碍，却倒千难万难。”扛丧鬼道：“村西头那片势力场，青草没人头的，精空在那里，何不就起在上面？……”(第一回)

(12)等个好时辰，把尸灵掖在破棺材里，道士摇着铃注卵子，念了几句生意经，膳了材盖。(第三回)

(13)那消几日工夫，到了城外。转到点鬼坛前，见有个铁将军把门，便上前报了名。(第十回)

(14)回到殿上，只见阶前一个拽马鬼，牵只异兽，生得身高六尺，有头无尾……阎王指示活死人道：“这是猴人国进贡来的，名为衣冠禽兽……”(第十回)

(15)一到断过七，形容鬼捧椽着，就在阴山脚下寻块坏心地，做了鬼坟坛，在太岁头上动了土。(第三回)

上述诸例中的黑体语言片段，整体上看，都有问题：4—9例是语法结构不能搭配，10—15则是语义上不合逻辑；但站在修辞手法的角度，无疑都是“断取”格的好例证。理解这些黑体片段时，必须有断有取——断掉熟语部分中的冗余信息(根据上下文义或语法规则)，截取其中的中心信息，如：“把些(无巧不成)书读在肚里”、“挂几个(依样画)葫芦”、“化阵(人来)风”、“拿了一把(两面三)刀”、“放了一把(无名)火”、“两道(火烧)眉毛”、“从这条(肉)弄堂”、“那片(势力)场”、“念了几句(生意)经”、“有个(铁)将军”、“名为(衣冠禽)兽”、“寻块(坏心)地、(太岁头上)动了土”，理解句义时必须舍弃黑体字中的括号部分。

如果说，《何典》的作者运用一种为常规下的语法语义所不容的“断章取义”法遣词造句，对常规语言形式进行偏离，是为了获取一种幽默效应，那么这还只是说到了问题的一方面，其实，作者还有着另一深层的目的，便是讽喻嘲弄。那些在解码时被断掉的部分表面看来是多余的信息，虽然在表层结构上被舍弃了，残缺了，然而在深层意义上这些被舍弃的部分并未消失，它们或多或少在干扰着解码人的意识活动——作者选取这些熟语就是有着深层含义和背景思考的。如赞扬活死人“把无巧不成书熟滔滔读在肚里”不过

是笑话所谓的文人才子并非有多少真正的学问，而是因为会“巧”有“好运”罢了；描写道士“挂几个依样画葫芦”目的是嘲讽天下假道士只知贩卖他人本领；“拿两面三刀”“放无名火”“和尚念生意经”“在势力场上建庙堂”诸如此类更是人间常有的百态——于是，读者会在这残缺的地方尽情地发挥自己的想像来填补各种思想。正是这些表面的冗余带来了残缺，而这残缺又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留给读者以无限丰富的想像余地，这一“余”一“缺”形成了一种有机的结合，实现了特有的修辞效果。

### 三、返源：望文可以生义

所谓“返源”，就是返回到字词的本源意义，一个语言片段，使用时故意舍弃它的熟语意义或约定俗成含义，回归到其字面意义。<sup>①</sup>如“安息吧”本是一句悼念的话语，是生者向死者表示的告白，然当我们在夜晚和非常熟知的朋友道别时，故意不说“晚安”而来上一句“安息吧”——安静地休息吧——时，便是使用了“返源”这样一种修辞手法。在《何典》里，张南庄无疑是玩味这一修辞格式的高手，请看：

(16)从此，雌鬼便怀着鬼胎，到得十月满足，生下一个小鬼来。夫妻大喜，如获至宝。(第一回)

(17)撑开眼皮看时，早已大天白亮。慌忙起来，走入里面，见他一家门尚未起身，便在房门外冷板凳上坐下，肚里胡思乱想。(第七回)

(18)推船头鬼也骑只头发丝牵老虎，拿根戳骨棒。迷露里鬼不会武艺，拿了一面挡箭牌，骑只灶前老虎。(第九回)

“怀着鬼胎”、“冷板凳”、“挡箭牌”在这里不再是人们惯常使用的“打坏主意”、“不被人重视”、“推脱掩饰某事的借口”的意思，而分别是“怀着鬼的胎儿”、“(未被坐过的)冷的板凳”、“挡箭的盾牌”的含义。如果说，我们平日行文造句理解词义要避免“望文生义”，那么《何典》作者的目的恰是反其道而行之，故意与常规原则唱对台戏，就是要读者去想当然，“望文”而后“生出”这些语言片段“最初的字面意义”。又如：

(19)只见鬼团走来，说道：“吃三朝酒的太平客人都请到了。”活鬼便与形容鬼出来接人待物，一面就摆出酒来。(第一回)

(20)活死人吓得魂胆俱消……亏杀后头又跑上一个缠杀老道士来，看见活死人弄得走头无路，便向身边拿出一张鬼画符来，向众狗一扬。那些狗就绝气无声……(第六回)

(21)想那叫化行业，也必有几桩妙处。只是做那一样好？若做摇铜铃叫化子，又没处去掩耳盗铃；若做弄蛇叫化子，那里去寻这条踏弗杀地扁蛇？(第六回)

(22)那臭花娘已去把家常便饭端正，一总和盘托出。活死人看时，却是五簋一汤……(第七回)

“接人待物、鬼画符、掩耳盗铃、家常便饭、和盘托出”等

①参见《修辞学习》1989年第3期王希杰《返源格》一文。

都是熟语，都有特定的比喻意义，而且人们在运用和理解这些熟语的时候，往往都是取这种约定俗成的意义。但在《何典》中，作者却故意要人们丢掉俗成意义，回归到这些词语各自的最初意义。这种“返源”手法的运用给小说带来了一种特有的趣味，让阅读者每每忍俊不禁。

#### 四、矛盾：相反又见相成

阅读《何典》，读者会不时发现，小说中常有相互矛盾、相互对立的语言成分以违反逻辑常理式的方式组合在一起，看上去十分滑稽可笑，比如：

活鬼 活死人 烂好人 雌雄人 臭花娘 独人国  
阎罗天子 酒肉和尚 后生师姑 蚂蚁大官 死人出世  
拖牙须堂客 黑漆皮灯笼 灯草拐棍棒

纵然人间或者鬼世间偶有“雌雄人、臭花娘、酒肉和尚”的存在，而“活鬼、活死人、烂好人、死人出世”之类的事件是断然不会出现的。然而，在这滑稽可笑的背后，却蕴藏了作者的“蓄意”和故作“伎俩”。作者故意使描写违背客观事实，把一些不合逻辑不合物理世界常识的语言成分组合起来，利用主观臆想和客观事实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构成特殊的讽刺和幽默，从而获取动人的表达效果，给语言增添盎然的情趣。

这种前后矛盾不合逻辑事理的搭配方式其实也是一种修辞手法，一种英语称之为 oxymoron（矛盾修辞法）、汉语唤作是“相反相成”的修辞手法。表面看似不合逻辑，深层却表达深刻的思想内涵、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和辛辣的讽刺意义。

《何典》中，除了一些矛盾的词语组合，这类“黑色的幽默”又常常“嫁接”出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句子形式，比如：

(23)六事鬼道：“方才说，好性格的难得碰着。……不要说别样，就是这副标致面孔，与他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起，也觉风光摇曳，与众不同。”（第四回）

(24)臭鬼道：“不必太谦。……就有几个真才实学，也怎及得官官这般才貌双全，又与小女年相若、齿相等？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不必推三推四。”（第七回）

(25)话说阴山脚下，温柔乡里，有一鬼，叫做臭鬼，是个清白良民，靠着祖上传留的田房屋产过日子。（第七回）

(23)例中，上句还是“肉面对肉面的睡在一起”，俗不堪言，下句却突然变作了飘逸无比的“风光摇曳，与众不同”的风雅句子；(24)例前句还是非常文学化的“才貌双全、年相若齿相等、有缘千里来相会”，后句却立马转成了十分白话口语化的“推三推四”；(25)例中，甜蜜的“温柔乡里”却居然住着一个“臭鬼”，这是多么不相称、多么杀风景、多么令人黯然神伤的事情！而这“臭鬼”居然还是个“良民”，真是岂有此理！正如《红楼梦》第二十八回里，听众对薛蟠饮酒所作的几句诗风格迥异而发出惊叹一样：女儿悲——嫁个男人是乌龟。“众人听了都大笑起来”；女儿愁——绣房钻出个大马猴。“众人哈哈笑道：‘该罚，该罚！先还可恕，这句

更不通了’”；女儿喜——洞房花烛朝慵起。“众人听了，都诧异道：‘这句何其太雅’”。众人所以诧异无比，是因为薛蟠这几句诗，出现在同一个语言环境里，风格太不协调了。如此语句搭配，有悖于一般人的常规心理衔接方式，自然听众读者一时难以接受。而且从语言形式的组织来看，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搭配也是对修辞学风格的一种反动：许多的修辞学著作告诉我们，行文造句，要注意风格的一致性、整体性，要讲究语句搭配的协调性和匀称性。而《何典》的作者却有意偏离常规，把这种“道不同”的语句硬是强制性地组织在同一个语境当中，让它们“强相为谋”，便显示出一种特别的新鲜韵味，不能不让人佩服他驾驭语言的独有魅力：正是这种“不协调”“风马牛不相及”造成了一种“新”，一种“奇”，达到了一种语言上的超越、翻新！让人颇有一种“亮丽风景突现眼前”的感觉。这种“风格意识流”的幽默，的确是使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果说上述这类“风格矛盾”的合璧句，读来让人颇得一趣，别有一味的活，那下面的一些更为超逻辑反逻辑的胡说八道、鬼语人言就更是滑稽透顶，让人捧腹不已了，请看：

(26)不料数内有一个叫做三见鬼，便附会其说道：“不差不错；近日这山里，闻得出了一只死老虎，遇有单板头人经过，他就一个虎跳街去吃了。你这表兄弟，一定也被他吞在颈窝里，是无疑的了。”（第六回）

(27)话说活鬼自被土地捉去，下在暗地狱里，伸手不见五指头的，已觉昏闷；再加一班牢头、茶子，个个如狼似虎，把他摆布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要死弗得活，真是度日如年。（第三回）

(28)那活鬼躺在床上，只管一丝无两气的半死半活。（第三回）

(29)雌鬼道：“我是自作自受，已是死数里算帐的了。只可惜他头青白面一个孩子……我死之后，你千万带只眼睛，收留他回去，抚养成人，也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第五回）

(30)忽然肚肠角落想起那同窗朋友形容鬼是个正经人，才具也有些，何不请他来做个帮手，凡事也可斟酌而行。（第五回）

是死老虎，却能吃人；明明是鬼，却又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却能半死半活；却要“他鬼”把自己的鬼崽“抚养成人”；却是正经人——不是一派“鬼话”又是什么？然而，作者表里是写鬼，骨子里是写人，正是要在书中借此鬼话、借此荒诞的表现形式来讽喻人世百态，正如刘复在“重印《何典》序”中所说的“无一不是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这比用人语喻人世来得更诙谐且更强烈深刻，也更具讽刺效果。

#### 五、双关：一石击取二鸟

从某种意义上说，《何典》其实是一部双关小说，这不仅表现在意义内容以及所反映的主旨——表关写鬼，里关写

人——上面，而且在语言形式上，双关手法也几乎时时可见，处处可得，比如，仅在取名上就有：活鬼、穷鬼、老鬼、死鬼、催命鬼、野鬼、牵钻鬼、色鬼、臭鬼、恶鬼、冒失鬼、酒鬼、替死鬼、讨债鬼、白日鬼、鬼门关、阴沟、长舌妇等。而在具体的行文当中，双关则更是俯拾即是，限于篇幅，这里只能选取几例来看：

(31)形容鬼晓得了外甥，又是他撵撮去求来的，如何不喜？便即买了一对昏头鸡……教个毛头团挑了，自己戴了高帽子，穿件万年衣，来到姐夫家。（第一回）

(32)催命鬼道：“……自古道：‘无谎不成状。’正是这等干去便了。”就在庙里写好状词，把些恶水尽浇在活鬼身上，赶到当方土地那里告了阴状。（第二回）

(33)活死人不好说出自己地头脚根，便扯个瞒天大谎，只说老子也曾做官做府，不幸早死早灭了。……一派鬼话，说得臭鬼愈加钦敬。（第七回）

(34)马鬼道：“可惜你们来迟脚短，马已卖完了。”地里鬼见门槛底下露出马脚来，便道：“这门里的不是马蹄？怎说卖完？”（第十回）

(35)道士道：“我便是蟹壳里仙人，不论过去未来的事，都能未卜先知的。”……活死人道：“不知你葫芦里卖啥药，可是仙丹么？”道士便把葫芦解下来，指着道：“这是益智仁……这是大力子……这是辟谷丸……”（第六回）

(36)活死人听得要他表記……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向头上拔下一把发来……臭鬼大喜道：“这个聘礼，倒也脱俗，真可谓结发夫妻了。”连忙接来递与臭花娘，教他拔些下来，做个回敬。臭花娘红着鬼脸，不好意思。赶茶娘笑道：“礼无不答。这是正经事务……一毛不拔，成何体统？”（第七回）

“高帽子”一指死人戴的帽子（形容鬼是鬼，自然戴这种帽子），一指奉承话（雌鬼生小鬼是形容鬼的功劳，形容鬼当然要居功自傲）；“阴状”既是阴间的状子（与小说主题相同），又有恶毒的、诬陷人的状子之意（活鬼受到诬陷，当然受的是阴状）；同样，“鬼话”、“马脚”也分别有“胡说八道、鬼说的话”和“破绽、马脚”等双面含义。（35）例中，活死人面对自称无所不知的道士有些怀疑，于是想了解他葫芦里的具体“药物内容”和这道士的真正“意图、勾当”；最后一例里，臭花娘对活死人的表記（头发）未报以“一毛”（既指头发，又指物质的东西），自然就要受到赶茶娘的谴责了。

《何典》中，双关手法的大量运用，表现了作者浓烈的思想倾向与感情色彩和高超的语言机智与幽默，是小说中不可忽略的重要语言特点之一。

《何典》一书的语言特色，除了上述谈到的几个方面，还有不少其他的超常用法，比如“拆词法、篡改法、颠倒法、重复法”等等，不一而足。此外，《何典》还有一处不能忽略的地方，便是方言（吴语，以松江方言为主）词语、俚俗俚语、民间谚语的大量运用。由于作者是一位在野才子，生活在民间环境之中，真正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因而对民间百姓生活特别熟悉，运用起这些言语来显得十分娴熟、得当。所以，有人说《何典》其实是一部方言俚语词典是有道理的。

总之，作为一部幽默滑稽的语言小说，《何典》是非常有特点的，它开发了许多语言运用的新形式，创立了许多新的修辞手法，实现了作者无据无典、打破旧框框、超越常规语言形式的目的，一如作者在书后大结局中所言的四句顺口溜：“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

## Some Rhetor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Humorous Novel *He Dian* (何典)

ZHENG Qing-jun

(Chines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He Dian* (何典) is a humorous classical novel with a unique style in language and particular color in art. But it has been neglected in a great sense by the society, because it is a story about ghosts in hell and the language in the book is full of dialect words, slangs and some obscene language, which is not appeal to refined taste.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some main characteristics in language.

**Key Words:** *He Dian* (何典); ghost; normal; anti-normal

[作者简介]郑庆君(1962—)，女，湖南常德人，副教授，南京大学中文系200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汉语修辞、语法及方言研究。

[责任校对：舟人]